

忠獻韓魏王家傳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五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至和三年七月疾既愈召爲工部尚書三司使
將上道除檢校太傅充樞密使溪洞蠻彭仕義
納厥子師寶之妻師寶乃與子投辰州告父之
惡且言將謀叛轉運使李肅之等遂領兵討之
自是入寇不已又遣竇存_弟等經制之自此已
數歲矣仕義方乞復通貢奉却欲得投宋子孫
二府合議宰相文彥博呼吏擬奏許士義貢奉
如舊却令送還二子公聞之竊咤彥博正色曰

且聽彥博處置何笑耶公曰此事未安二子既
還則爲魚肉矣他日朝廷何以來蠻夷也遂議
遣殿中丞雷簡夫往議之先約勿殺師寶俾知
龍賜州然後許就降仕義乃聽命納款荆湖之
間無事公以樞密院圖籍紛亂無紀次不可考
究乃奏曰歷古以來治天下者莫不以圖書爲
急蓋萬世之根本後世之模法不可失也恭惟
我宋受命幾百年矣凡機密圖書盡在密院而
散逸蠹朽多所不全至於近歲文書欲求證用
已不可得臣比到院因北果爭寧化軍地土令
檢北界朔州牌寧化軍補天池廟係屬南朝當

自元祿累月檢之不獲及因而人理會麟州疆

界亦尋慶曆中臣在院日與西人商議納款始

末文案亦已不全以此知機要文字從來散失

甚多請差官於諸房討尋編錄一本進內一本

留樞密院聽以備經久之用於是自建隆以來

以歲月先後事類相從而纂集之得祖宗御筆

所裁則悉上之總千餘帙後至中書亦行之又

言內外文武官俸入添支并將校請受雖有品

式而每遇遷徙須由有司檢勘中覆至有待報

歲時不下者請命近臣就三司編定為祿令又

以所給驛券皆未有定例或多少不同乃會萃

名數而纂次之爲驛令頒天下三司吏自此不
得復弄文移爲稽留賅賂自絕又奏曰嘗覽前
代見兩漢之世其於鰥寡孤獨老眊篤癯之民
每詔郡國則必哀憐軫惻聞有粟帛之賜故大
漢之德感人之深不獨當時之人思愛不已至
於後世亦嗟嘆而稱羨之陛下紹祖宗積累之
業至仁至慈視天下之民猶父母保赤子唯恐
其有傷也豈愧于二漢哉但賑恤之事議者有
所未至耳請罷鬻諸路戶絕田募大承佃以夏
秋所輸之課給在城若幼貧疾不能自存者乃
詔天下置廣惠倉仍俾諸路提點刑獄司專領

之歲終具所支納上三司十萬戶以上留一萬

石七萬戶八千石五萬戶六千石三萬戶四千

石二萬戶三千石萬戶二千石不滿萬戶一十

石有餘則許鬻之熙寧中天下方散青苗錢河

北提舉官王廣廉乞併廣惠入常平以廣青苗

之本此倉遂廢公又言朝廷頒方書諸道以救

民疾而貧下之家力或不能及請自今諸節鎮

及益并慶涇四州歲賜二十萬餘州軍監十萬

委長吏選官合樂以時給散從之又以天下見

行編勅自慶曆四年後距今十五年續降四十

三十餘條前後多抵牾請命刪定爲嘉祐編勅

道公爲相又稟總領後屢修編勅而議者以嘉祐爲詳平又請稍出內帑錢糴粟數百萬實邊備遣官汰三路病弱不堪出戰馬廢在京估馬司歸群牧司以絕券馬艱阻之弊豐州古九原也與麟府鼎足向爲羗人所破公建遣郝質王慶民郭需修復之嘉祐三年六月文潞公罷相富鄭公遷昭文館大學士拜公次相制曰亮成天工實繫於宰職緝熙王道允寄於賢才矧入服於機廷且周知於治體俾正中階之象用膺次相之文旣考師言復消剛日武揚乎號誕告庶工推忠協謀佐理功臣樞密使開府儀同三

曰檢校太僕行工部尚書上柱國南陽郡開國
公食邑四千七百戶食實封一千四百戶韓琦
去度純深才致高妙行兵厚於風俗言必合於
典常立於本朝毅然懷體國之志訪於大略直
執有匪躬之風義者猶俗操邊勁兵宿野始仗
指蹤之略過廿基命之司功濟西帥得綽中之
感悅策留樞府底河外之附輸間從書殿之華
就寵帥干之拜持中山之師節臨大鹵之盛秋
寂無邊虞深得戎重召言還國申命登樞總是
順機乃茲舊物謀而鮮過慮不及私備托猷焉
整宣忠烈文武參試固亮節之卓然台宰對司

在至公之尤若用參之權求付以機衡仍於
書殿之名更托土田之賦於越更其天地之化
調序陰陽之和無石無心以平而為體彙論自
道以虛而為宗勅思此言同底干治可特授依
前行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
學士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中書習舊
弊每事必用例諸房吏推意所去取公令刪取
五房例及刑房刪除去冗謬者為綱目類次
之每用例皆不可隱非所載者吏亦不得用自
是諸吏不能擅高下案文院白本書歲久多書
又散失不全乃於秘閣自擇儒臣一員充編校

中據原文總目收聚遺逸刊訛謬而補寫之又
以黃紙爲刊本以絕蠹敗命姚闕蘇洵編纂
書成百卷號曰太常因革禮選官分詣諸路寬
恤民力均定田稅天下河渠事舊三司置案主
之因大河屢決公謂非專置職守無以責任乃
修舊制置都水監罷武吏爲提點刑獄川廣福
建等九十一路增置轉運判官一員祿享前進
擬赦書條目極多惠澤及民甚廣及言赦畢咸
稱前後赦恩未嘗如此命諸路就綜遺學行尤
異者續食詣京師館于太學試舍入院差次授
官進士高第三人常備列不次進用欲使增資

任以養人才緩進之以觀自效自第一人而下
入仕之恩率差降焉推擇柴氏一人令歲時親
奉周室祀事封崇義公給田一頃九祭享所須
悉從官給以法堯舜國賓春秋三統之義又以
示存士繼絕以廣繼嗣之福也自唐建印始有
茶禁近歲為甚尤其官受濫惡而民間私藏盜
販犯者實繁嚴刑重誅無有虛日於是降詔盡
弛此禁俾通商利歷世之弊一旦除去天下莫
不稱頌諸州牧馬草地馬少而閑田多往往為
民侵耕遺職方貢外郎高訪詣河北標定除留
牧放外餘田聽下戶請佃乃得剩田三千二百

五十餘頃歲得穀十一萬七千餘石絹萬三千二百餘匹草十六萬一千餘束又秦州永寧寨元抄市券馬之處後修古渭寨絕在永寧之西而蕃漢多互市此間因置買馬場凡歲用緡錢十餘萬蕩然流入虜中實耗國用乃復置場於永寧而罷古渭城買馬委薛向領陝西監牧專以馬政責之公在定武日見澆水之弊屢陳於朝終爲屯田司所沮不得行至此乃奏曰朝廷與北虜通好已來屯田一司專以內臣參領邊陲無事唯務增展澆泊以爲勞績每歲入奏優得轉遷相繼者務廣於前興作不已至堰斷澆

沱沙塘等九河下源不令入海盡灌邊吳界又
塙徐河以緒保州西沈苑泊水每歲夏秋雨水
之際塘水漲溢浸壞邊地廩產不可勝計使生
者無日可歸死者無地可葬皆謂朝廷殊不顧
藉怨入骨髓又順安軍界有十洪橋牙家港兩
處是從來出洩塘水入北界三臺小李村之處
近年復以硬堰閉塞唯務塘泊渺瀰却令北界
人戶皆免水患措置顛倒無甚于此兼保州是
宣祖皇帝鄉里彼處有宣祖皇帝先遠墳塋及
民間所謂天子巷者為塘水滄浸每驟雨暴漲
之際此兩處人皆行船網魚而懼也山司事勢

無敢言者臣先嘗遣知保州趙滋相視頗知其

利害願更遣臺省官往彼同議其經久之計詔

遣三司鹽鐵判官楊佐管幹屯田司張茂則與

趙滋同擘畫以聞佐等乃言保州界徐河見於

河身內築堤截斷水勢灌注沈苑泊每至夏秋

山水之漲滄浸民田及逐年衝注破沙堤口子

一築滂沫人戶田苗不少今欲於截河堤修作

石水限通流夏秋漲水入舊河流行兼約留得

居常泊水詔從之六年八月富弼遭母喪力辭

起復進公上宰制曰禮載六卿而莫先冢宰書

稱曰輔而莫重前疑益地隆者什畀益嚴職近

者責任彌大苟非全德曷副具瞻推忠協謀同
德守正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工部尚書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上柱國南
陽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七百戶食實封二千二
百戶韓琦有質重之資而濟之以敏有方毅之
氣而守之以和左右歷年夙夜一節至於弛國
之禁而惟刑之卹均民之賦而惟力之紓茲太
平之本原寔真宰之事業若時茂績宜服寵嘉
是用進司寇之聯正中台之位監視史筆譯修
梵文陪軼隸戶封增衍真賦於戲授受之際茲
謂不虛譬諸濟川汝惟舟楫如彼作室汝惟垣

堉往其欵式祇率朕命可特授行刑部尚書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
譯經潤文使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公
以祖宗之初本文未廣今諸邸蕃衍前世未有
此比而但處之諸宅略無措置甚非永遠之法
常參酌唐制使補外官屢請下有司以議典禮
事未及行而直昭陵變故治平中邵必蔡杭復
以爲言中書已具換官格目擬進而英宗不豫
後神宗熙寧初卒行之立考校監司殿最之法
今考課院爲上中下三等上之諸路守令有清
白不撓而冒惠及民者委安撫司保薦於朝俾

今再任刑法寺天下歲上獄滄繫者多命月具
所斷以聞詳議詳斷官仍委審刑院大理寺輪
舉之既已督責天下吏職圖固亦無滯留又欲
推廣上之仁德使及微細考尋天禧初嘗於京
門外四禪院買地以瘞無主骸骨官給錢六百
疋者半之後因循不復給錢而死者暴露於道
見者閔傷乃舉舊制行之七年十二月仁宗召
從臣於天章閣觀三朝瑞物復燕羣玉殿酒行
上宣諭曰天下久無事今日之樂與卿等共之
宜盡醉因召公至御榻前別賜一大卮又出禁
中名花以金盤貯香藥令持以歸故公和御製

詩曰流霞仙飲罷又賜一盃醇後數日仁宗上
仙公定大策人皆以謂前日酌公如意有所屬
也故公爲仁宗哀冊文有云因驚此會之非常
似與羣臣之叙訣也初仁宗在位四十一年皇
嗣未立天下共以爲憂公始召爲樞密使因上
章乞內中建立書院擇宗室賢才者升於內學
願聽斷之暇時賜臨幸以觀其器識時欲先以
此請感動上心及爲首相曲謝日即具手疏曰
竊見近歲以來內外忠孝之臣皆以陛下臨御
四海三十餘年而皇嗣未育天下無所係心不
避重誅繼有論奏乞於宗室中擇幼而可教者

權以爲嗣陛下慈仁恭儉冠絕古今天監至明
非晚必生聖子以爲廟社無疆之慶至時宗室
中權爲嗣者優加職秩使之退就宮邸誠善議
也臣愚切恠陛下何疑而不行之然茲事至大
當獨斷於聖心雖至親至近之人不可得預議
如陛下素有所屬已得其人則望宣示中書樞
密院使奉而行之以慰中外之意若謂賢愚難
審選擇當謹則臣乞於內中選學取宗室中幼
而謹厚勤於爲學者升於內學陛下毋於聽斷
之暇或休暇之日親幸學舍觀其道業進退應
對短長不年歲問陛下必盡知其賢否然後聖

意取其可屬者權而命之則無不當矣臣蒙陛下
下非大拔擢使待罪宰相思有以上報而事無
重於此者故昧死盡言唯聖度寬納則天下幸
甚自此陳請不一未蒙開納一日因論此事帝
笑云後宮方有姪者且更待之後誕育皆皇女
又以前奏爲言前後九十餘請終未有開可之
語或怒形於色或悽慘不樂中外臣僚漸多以
此爲言然所上章疏未嘗降出公意欲臺諫官
進言爲助知司馬光在并州嘗上疏乞立皇嗣
乃命光知諫院光就職果面陳立嗣事後光語
人曰韓公差光與御史陳洙同詳定行戶利害

一日洙召光於佛寺中屏人語曰近大享明堂
韓丞相攝太尉洙監祭公謂洙曰聞君與司馬
君實善君實近言立嗣事何不乞以章疏送中
書遂達此意行戶利害非所以相煩也光得此
意遂再上章它日光至中書袖納上殿劄子視
之乃乞早建皇嗣章也公喜曰藉此可復伸前
說矣明日因進呈光疏力請之公又自懷孔光
傳子上前開陳漢成帝立定陶王事曰漢成帝
在位二十五年無子立帝弟之子定陶王爲子
成帝中材主猶能爲之陛下之聖何難於此又
曰願陛下以太祖之心爲心則無不可者帝始

感悟乃曰宗室中誰可公曰臣等與宗室素不相按此事豈臣下敢議當出自聖擇上曰昔嘗有宗室二人養於宮中小者俊大者純而不慧因道英宗舊名公即贊曰旣屬任以此不慧者固不足論仁宗曰如此則惟宗實可公曰陛下旣已知之則定矣時六年十月也諸公議事當有漸明日再啓且除判宗正寺自右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起復爲泰州防禦使上喜曰其好命旣下英宗力辭時內則宮人宦官之不悅外則大臣小臣之橫議帝意不得不惑公每進呈英宗辭免章奏察見仁宗顏色不樂不知身之

所容也時已及半歲英宗又繳還所授勅告仁宗曰他既如此不如且放下休公曰天下人已知之而中輟非朝廷舉動彼能退避如此乃是有識慮也若陛下更賜以手詔知今來出自聖意彼必不敢不當命公草手札以進其手札曰朕親書劄子賜汝爲昨來差遣出自朕意令汝授告勅豈得更有辭遜今再差人去傳宣便須受告勅將謝表與去人附奏候痊安入謝七年八月英宗尚復辭上曰奈何公曰若名分正則自辭不得帝釋然曰如此則更休作別名目便立爲皇嗣與就明堂前了當中書遂乞宣諭樞

密院及樞密使張昇至乃驚而厲聲曰此事體
大切須子細官家莫錯帝笑曰事已定矣公乞
親書手札付外施行仁宗頷之是日中使降手
札翌日二府同進呈幕次中歐公曰皇嗣莫大
分明不若只爲皇子公以爲然二府旣同奉旨
立皇子於是再拜而退遂召學士王珪面諭帝
意及示手札令草詔頌天下珪不敢草乃退而
乞對面稟是時若爲珪語所惑大事變矣仁宗
宣諭出自朕意詔書遂下英宗旣立爲皇子尚
堅卧總辭仁宗以問公公對曰今旣爲陛下子
矣願以家人禮待之若遣宮人慰諭更令本宮

族屬光諫勸入內彼必不敢違命帝皆如請於是令判大宗正從古防禦使宗諤親諭朝廷立嗣之意又俾潤王位大將軍以上皆從英宗肩輿入內入對於清居殿時皇子雖立尚有女諛之臣言未嘗立皇子者故英宗即位之初光獻因議間不喜一日謂輔臣曰當初既立他爲皇子却甚有臣僚章疏言不當建立近宮中亦有文字恐他見後心裏不好昨因齋七並與焚於錢熾矣公贊曰如此甚好然英宗猶以蔡襄爲疑故若謨不安而請去也英宗爲子方十月而仁宗上仙四川一日壬申天祺節假是夜五鼓

公以簡約二府夜來上疾發早同入問聖體至
滿舍出內降文字二紙示諸公云一更三點聞
咳唾聲呼醫急診脉下藥未幾再進藥猶未醒
及灼艾二百壯醫云脉絕未復伯門開同樞密
院詣內東閣候問至福寧東閣簾下皇后語公
夜來一更三點皇帝有事軍國事委相公裁處
遂哭公奏且止哭請遣中使扶持皇子候到請
柩前即皇帝位尊皇后爲皇太后宣學士王珪
至草遺詔須臾皇子到傳遺旨訖簾下及內外
並慟哭取御衣衣之皇子懇辭迫於公等請即
位於東偏羣臣草賀日午召百官旣集公宣遺

制時內外肅然已午間市肆猶未有知者如公
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進封衛國公制
曰王者紹景炎之序履皇極之尊永惟置器之
艱屬在佐王之略睠夫上宰翼我先朝適及委
裘之辰肆于奉瑁之始定策宗社貫心神剛速
躬不務之咨敢後元勳之獎首敷邦渙誕告朝
倫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
司行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
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上柱國儀國公
食邑八千七百戶食實封三千戶韓琦器博而
適時道闕而濟物稟星辰之精粹會日月之休

明歷官外勞更倚二柄蹈夷險之一節寄安危
之大機仰文考之知賢絕時髦而登用維召公
之託嘗聞顧命之言維漢相之謀終應大楛之
兆益懷先見者識之遠決至慮者才之英天扶
不拔之基神贊非常之輔是用進文昌之卿序
正黃闈之台符降以封爵之文益以戶田之數
以蕃爾寵以懋爾庸於戲天親靡私居飭有邦
之畏民心曷戴一歸厥后之仁念先猷之不敢
康顧成業之不可恃益經茂烈永佐昌圖可特
授行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進

封衛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功臣
散官勲如故英宗即位之數日方掛服於福寧
東廂時百官在庭公爲攝太尉范鎮內翰攝太
常卿各具衰服立簾前候時行禮忽聞簾內連
聲大呼云待殺我左右莫不駭栗公乃投杖於
地揭簾而入直趨至前曰誰激惱官家且入內
中服藥遂擁帝以授宮人內侍扶帝而歸出則
語景仁曰此事惟內翰見謹勿漏露俄令百官
拜慰而退外庭無一人知者歐陽脩退謂所親
曰始見韓公遇事真不可及也英宗旣感疾倦
於進藥雖親近勸之莫聽公常親執丹劑上必

爲飲之一日議當進一醉膏此藥蓋世所傳用
辰砂乳香酸棗仁酒服者是也服之當熟寢一
晝夜藥劑多而難飲公親執藥杯以進帝飲幾
盡而却之淋汚公衣太后亟出御服令公易之
公辭而出英宗既驟自外來又卧被疾久不預
事禁中人情多傾附慈壽宮讒言間諜兩宮遂
成隙矣光獻簾下屢有不平之語公即深以心
言感動曰臣等只外面見得官家裏面保護全
在太后若官家失昭管太后亦未得安穩太后
驚曰相公是何言語自家更是用心公即曰太
后昭管則衆人自昭管同列爲之縮頸既出共

奎曰語不太過不公曰不如此不得公奉使昭
陵一日太后以語曾公亮公亮但云乞假韓琦
來公在陵下忽中使至持英宗手寫歌辭數紙
云太后令相公觀此然語言無序皆病中所書
也公即焚之謂使者曰豈不知官家心神未寧
心神未寧之人言語失節何可恠也後簾下忽
問漢有昌邑王事如何公即對曰漢有兩昌邑
王不知所問何王耶語既塞公即奏曰此語必
有從來不知甚人於太后前道此事后亟曰無
它舊曾聞耳他日復言昨夕一夢甚異見這孩
兒却在慶寧宮坐大哥來龍上天去大哥謂神

宗也公即曰却在慶寧乃是躬復舊之兆此亦好夢公又從容曰太后無親生兒女今皇帝自少鞠於宮中皇后又是外生乃天安排此兒婦以遺太后不易際會如此豈不愛惜光獻既憂英宗病久公因曰大大王長立且與照管亦謂神宗也后含怒曰尚欲舊窠中求老耶又英宗遇貂璫少恩禮左右不悅多道禁中隱密者事雖大臣亦心惑其說獨公屹然不動曰言於衆曰豈有前殿不曾差了一語而一入宮門得許多錯來琦深疑此事簾前亦屢以此爲對自爾人情知公意不可搖妄傳語言者遂稍息慈

壽一日送密札與公有爲孀婦作主之語仍勅
中使俟報公但曰領旨公以山陵有事進呈
乞晚臨後上殿諸公不與旣見謂上曰官家不
得驚有一文字須進呈只是不可泄陛下今日
皆太后力恩不可不報然旣非天屬之親願加
意承奉便自無事上曰謹奉教公又云此文字
臣不敢留幸宮中密契之若泄則間遂開卒難
合矣它日光獻對中書泣訴英宗疾中語言起
居之狀繼而樞密對語亦如前富公退而謂公
曰適聞得簾下所說否弼則不忍聞蓋富意以
太后之言爲然而歸咎於英宗及分力勸太后

徹廉不敢令富公預聞其後中書已得光獻旨
選政樞密院猶未知也迨手書出富公愕然因
此不悅太后聽政止在內東門小殿中後屢語
輔臣而怒曰此中是何坐處公曰今日之事難
比副肅當時以仁宗年小自有典故今皇帝已
是長君止因服藥暫煩太后聽政事當日詔書
明言權同處分旣言權則安樂便當如故也后
聞此益不悅公旣察英宗已安遂請出幸寺觀
雨英宗曰當與太后議之及至簾前太后曰恐
其出公曰適帝意似可出矣后曰入主出
豈不要儀衛今方居喪素仗皆未具更且俟之

公曰此小事朝廷願旨可辦後數日素伏備英
宗遂幸寺觀上旣出又巳日視朝臺諫官繼有
章疏乞早還政后責輔臣曰且欲與昭顧何須
便使臺諫苦煎迫也公曰自來執政豈敢與言
事官相逼況此事何必假他人言但恐衆議如
此后邑邑不樂泣而語曰今日放下火豈見眼
道邪公曰雖不預政要尊崇太后如天亦不爲
難太后曰且以仁宗爲念公察其意回即替之
曰當國家憂虞之際聽決政事及帝躬康復便
能復辟太后能自閱書史試觀歷古以來豈有
公今日之美后曰自家豈敢比古之賢人止數

遂降手詔罷聽政徹簾帷後中書進呈太后儀範稱旨出入如酬庸故事有所取索使臣錄往旨付所司英宗動色曰相公苦崇母后豈是好事公曰始不以此豈肯放下所放下者大此何足惜邪治平元年二月提舉修仁宗皇帝實錄英宗既聽斷閏五月推恩輔臣以酬保護之勞制曰燕德不報者古人之甚重有功而賞者當國之所先况予輔弼之良嘗任社稷之寄豈無異數於昭大猷推忠協謀同德守政佐理臣開府儀同三司行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

兼譯經潤文使上柱國衛國公食邑九千七百
戶食實封三千四百戶韓琦天資醇諒純世濟
英敏擢自先帝付于冲人藩邸側微首與建儲
之議宮車晚出復推定策之忠尋屬過哀之所
傷在於幾務而咸廢乃能厲一德以無懈底庶
工之允修逮茲平康寔用嘉歎進升右相兼領
東臺重啓多封益陪真賦於戲書載伊尹勲格
于天史稱霍光義形於主今朕所得宜無愧焉
可持授行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
文使衛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公

魁前凡七上章不得請乃已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五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六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二年五月以樞密使富弼在告久差兼樞密院
公事上謂公曰事有方今所宜行者可密上之
公請面試諸班直武藝書札優者與官禮部首
舉以三年爲制復置武舉一科武臣刺史以上
十年不遷而三更鎮者許遷諸軍營宇頽弊者
專委官葺之如此之類十餘事因曰獨斷之初
願出理諭以順人心英宗悉如公言旨多自中
出聞者莫不悅服上又以未能遍知羣臣能不

公乃籍內外從官臺閣監司之名各品題其才
業之實任用之宜以進京師老疾孤窮丐者雖
有東西福田院給錢米者才二十四人乃即寶
勝寶壽禪寺置南北福田院并東西各蓋屋五
十間所養各以二百人爲額給錢米有差月命
開封府官巡視之公以英宗康復躬親聽斷朝
廷無事累上章乞罷相位上賜手詔曰卿有大
德于朕有太功于時一旦無名謝事而去豈不
駭天下之耳目而重朕之過乎其輔朕使無忝
先帝之命則卿之終惠也英宗面諭公曰今尚
在諒闇豈當去之時邪明年仁廟終祥公力諫

去英宗留益堅是年當郊上意未欲躬行謂公曰初服蒲恐未當出公曰大禮不可曠兼陛下即位未曾郊見天地力請行之十一月充有郊大禮使禮成恩封魏國公又懇求去位不許辭兼權樞密院從之初英宗皇帝既即位覃大慶於天下羣臣並進爵秩恩澤遍及存亡而宗室故諸王亦已加封贈惟濮安懿王上所生父也中書以爲不可與諸王一例乃奏請下有司議合行典禮有旨宜俟服際治平二年四月上既釋服乃下兩制雜學士待制禮官詳議翰林學士王堉等議濮安懿王宜如本朝封贈尊屬故

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而已中書以為贈官及改封大國當降制行策命而制冊有式制則當曰某親其官某可贈某官追封某國王冊則曰皇帝若曰咨爾某親某官某今冊命爾為某官某王而濮王於上父也未審制冊稱為何親及名與不名乃再下令議而珪等請稱皇伯而不名中書據儀禮喪服記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又據開元開寶禮皆云為人後者為其所生父齊斬不杖朞為其後父斬衰三年是所後所生皆稱父母而古今典禮皆無以稱皇伯之文又禮記前世以潘侯入繼大綱之若不幸多當

乘亂之世不可以爲法惟漢宣帝及光武盛德之君也皆稱父爲皇考而皇伯之稱旣非典禮出於無稽故未敢施行乃略具古今典禮及漢孝宣光武故事并錄皇伯之議別下三省集官與臺官共加詳議未及集議而皇太后以手書責中書不當議稱皇考中書具對所以然而上見皇太后手書驚駭遽降手詔罷議而追崇之禮亦寢後數日禮官范鎮等堅請必行皇伯之議其奏留中已而臺官亦各有論列上旣以皇太后之故決意罷議故凡有言者一切留中言事者但乞平行皇伯之議而中書以謂前世議

禮連年不決者甚多此事體大況人主謙抑已
罷不議有何過舉可以論列於是置而不問臺
官羣至山書揚言曰相公宜早了此事無與他
人作奇貨上亦已決意罷議故言者雖多一切
不聽由是臺言愈益媿吐既勢不能止故所言
惟務激怒朝廷無所忌憚而肆為誣罔多引董
宏朱博等事借指歐陽脩為首議之人以恣醜
詆初兩制以朝廷不用所議意已有不平者及
臺憲有言遂翁然相為表裏有識之士知皇伯
之議為非者微有一言佑朝廷便指為姦邪久
之中書商董欲共定一酌中禮數行之以息羣

500
草一事目進呈乞依此降詔云濮安王

天朕本生親也羣臣咸請封崇而子無爵父之

義直令中書門下以筮爲園即園立廟令王子

祔歲時奉祠其禮止於如此而已上覽之略無

知色曰只如此極好然須白過太后乃可行且

少待之是時漸近南郊朝廷事多臺議亦稍中

息上又未暇白太后中書亦更不議及郊禋既

罷明年正月臺議復作中書再將前所草事目

進呈乞降詔上曰待三兩日間白過太后便可

施行矣不期是夕忽遣內侍高居簡就曾公亮

宅降出皇太后手書云濮王許皇帝稱親又云

濮王宜稱皇三夫人宜稱后與中書所進詔草
中事絕異而稱皇稱后二事上亦不曾先有宣
諭從初中書進呈詔草時但乞上直降詔施行
初無一語及茲壽宮而上但云欲白過太后然
後施行亦不云請太后降手書此數事皆非上
本意亦非中書本議是日公以祠祭致齋惟曾
公亮趙槩與歐陽脩在垂拱殿門閤子內相顧
愕然以事出不意莫知所因請就致齋處召公
同取旨少頃公至不及交言遂同上殿公前奏
曰臣有一愚見未知可否上曰如何公曰今太
后手書三事其稱親一寧可以奉行而稱皇稱

后乞陛下辭免別降主詔止稱親而却以臣等
前日所進呈詔草以禁爲園以園立廟令亡子
孫奉祠等事便載於手詔行出上欣然曰甚好
遂降手詔曰朕高奉皇太后慈旨爲濮安懿王
典禮久未施行已降手書付中書樞密王誰
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
氏今朕稱親仍尊濮安懿王爲濮安懿王王
韓氏任氏並稱后朕以方承大統懼德不勝稱
親之禮詳遵慈訓追崇之典豈易克當且欲以
禁爲園增置吏卒守衛則園爲廟俾王子孫王
奉祠事皇太后諒茲誠懇即賜允從宜令中書

門下依此施行時議論紛然臺諫官皆已罷去
上慮中外不知詳悉乃詔降於朝堂曰朕近奉
皇太后慈旨僕安懿王令朕稱親仍有追崇之
命朕惟漢史宣帝本生父稱親又曰親謚曰卓
裁置奉邑皆應經義既有典故遂遵慈訓而不
敢當追崇之典朕又以上承仁考宗廟社稷之
重義不得兼奉其私親故但即園立廟俾王子
孫世襲漢國自主祭祀遠嫌有別益欲為萬世
法豈皆權宜之舉哉而臺官呂誨等始者專執
令稱皇伯進封大國之議朕以本生之親改稱
皇伯歷考前代並無典故進對大國則又禮無

加爵之道向自罷議之後誨等奏促不已忿其
未行乃引漢哀帝去恭皇定陶之號立廟京師
于亂正統之事皆朝廷未嘗議及者歷加誣詆
自比師丹意欲搖動人情銜惑衆聽以至封還
告敕擅不赴臺聞繳留中之奏於中書錄傳訕
上之文於都下暨手詔之出誨等則以稱親立
廟皆爲不當朕覽誨等前疏亦云生育之恩禮
宜追厚俟祥禫旣畢然後講求典禮褒宗本親
今反以稱親爲非前後之言自相抵牾繼以堯
俞等不顧義理更相唱和旣撓權以示衆復歸
過以取名朕姑務含容屈於明憲止命各以本

官補外尚慮搢紳之間士民之衆不詳本末但
惑傳聞欲釋羣疑理當申諭宜令中書門下俾
御史臺出榜朝堂及進奏院編牒告示庶知朕
意二詔皆公所自草也桂州陸詵奏交州欲取
温同等地上因問交趾於何年割據輔臣對曰
唐至德中改安南都護府梁正明中土豪曲承
美專有此地公曰向以黎垣叛命太宗遣將討
伐不服後遣使招誘始效順山路險僻雖尋得
其地恐不能守公上陝西點刺民兵之議曰三
代漢唐以來皆籍兵爲兵故其數雖多而膽至
薄所以維制萬寓而威服四夷文非近世冗兵

可及也唐置府兵最爲近古天寶已後廢不能
復因循至于五代廣募長征之兵故困天下而
不能給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
勇悍純實生於天性而有物力資產父母妻子
之所係右稍加簡練亦唐之府兵也陝西當西
事之初亦嘗三丁選一丁爲弓手其後刺爲保
捷正軍及夏國納款朝廷揀放所存者無幾河
北河東陝西三路當西北控禦之地事當一體
今若於陝西諸州亦點集義勇止刺手背則人
知不復刺面可無驚駭或令永興河中鳳翔三
府先刺觀聽既安然後次及諸郡一時不無小

擾而終成長利時議者謂西人方納款動衆無名頗難其事明年西夏點兵於界上涇原等諸路皆調兵爲備公曰此得機會矣復上前議掘密副使胡宿請且刺沁邊州軍公曰若以機事難失諸州皆可乘時點刺上曰不若卽了之乃命朝臣三人詣陝西除商虢二州不刺餘皆藉之爲義勇得一十四萬人諫官司馬光極陳不可二府以光疏進呈上問曰河北有義勇乎曰有曰如此陝西奚獨爲不可論遂決三司官歲以資遷而任不久相習以養資假塗爲說而不修職事乃擇尤繁要者五員用資淺人久任目

通判資序理任至提點刑獄始許出外復賊寇
慶州之大順城而邊甚警公奏曰慶曆中仁宗
皇帝嘗召臣與范仲淹對延和殿諭以西鄙未
寧令臣等同上策畫乃退而上禦戎之策有四
既上此策而元昊納和不克施用今諒祚狂童
固非元昊之匹敢爾輕動勢將渝盟願付臣當
日之議俾二府議為成算付以五路之帥小羌
不足勝也乃命翰林學士馮京安撫陝西而使
與逐路議方略公又奏曰臣向收得本朝何亮
劉平議西事二策亮言靈武不可棄棄則西人
必吞諸戎為後大患當時不能用而今悉驗焉

平之所陳雖與臣近錄慶曆中同仲淹所上之策稍有不同然大槩以得西人山界地土部族爲甚利願付京持往參議上可之賊旣寇大順上對二府問如何處置公曰當勒住歲賜降詔詰問以全國體樞密使文彥博等皆曰不可如此則邊事大起矣至引寶元康定之喪師以動上意公曰兵家須料彼此今日徵我之備大過昔時且諒祚乃一狂童豈可比元昊也詰之必服上乃從公議遣何次公持詔以往奏事退二府諸人以所論不用行相竊語彥博曰他言料敵且看他所料逾月次公還以諒祚表進屬

臣卧疾二府因入問起居畢公曰御榻曰諒
君云何英宗力疾憫曰一如所料一如所料
臣祚上表謝罪也後英宗上僊神宗即位公
執草賜夏國詔曰昨以夏國累年以來數興
干侵犯疆垂驚擾人民誘逼熟戶去秋乃復
臣叩大順圍迫城寨焚燒村落抗敵官軍遣奏
屢聞人情共憤羣臣皆謂夏國已達誓詔請行
拒絕先皇帝務存含怒且詰端由庶觀逆順之
情以決衆多之論逮比遜章之稟命已悲仙馭
之上賓朕纂極一云祀包荒在念仰循先志俯諒
乃誠既自省於前辜復願堅於永好苟奏封所

叙忠信無倫則恩禮所加歲時如舊安民保福
不亦休哉初英宗卧疾久一日公問起居退神
宗出寢門憂形於色顧公曰奈何公曰願大王
早暮在上左右神宗曰此乃人子之職公曰非
爲此也神宗感悟而去英宗自感疾後不能語
几處分事皆書於紙治平三年十二月上疾漸
華二府問疾罷公奏曰陛下又不視朝中外憂
惶宜早建立太子以安衆心上顧之公請上親
筆指揮上乃批曰立大王爲皇太子公曰大王
乃頴王也煩聖躬更親書之英宗又批於後大
王王鎮王某公曰欲乞只今晚宣學士降麻上

頴之公召御藥高居簡於前橫以御衣曰適已
得聖旨今晚宜學士依御降制是晚鉉院時
神宗侍側聞是命辭於榻前者久之制下又設
置東宮官屬於是國本定矣初英宗既許建儲
處分畢情色凄慘歔歔涕下文潞公退而語曰
相公適見上面色否人生至此雖父子之間亦
不能不動公曰國事至此無可奈何治平四年
正月英宗昇遐公以顧命請神宗柩前即位神
宗曰末予小子何以當之固避數四而後出充
英宗山陵使是月拜守司空兼侍中制曰若古
后王之興承序宗祊之重永言配命無競維人

在商則陟卮致格天之功在周則召畢奏綴衣
之訓著於謨詰茲謂王勳矧在眇躬聿膺端冊
方繫賴於丞弼以圖濟於艱難首舉元功蔽告
庭來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亮節佐理功臣開府
儀同三司行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
潤文使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一萬一千七百戶
食實封四千二百戶韓琦欽奉仁聖克享天心
亮翊先皇靈承帝事實道揚於末訓遂光輔於
冲人扶維神器之安保佐邦基之固百工稟式
四國具瞻帝省其衷予庶乃德登上公而論道

兼常伯以曠庸就幹行戶封崇進功號是爲九
命之禮用助三光之明於戲朕荷無疆惟休亦
無疆惟恤周咨元宰共即康功俾庶績之緝熙
致大猷之平格庶幾纂御永荷休成可特授守
司空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
潤文使魏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
仍賜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亮節佐理翊戴功臣
散官勳如故公辭曰昨日進擬之間已曾面奏
歐陽脩以降並遷一秩若宣召學士草制乞如
此例寵典或過必煩煩瀆聖聰今乃以司空侍
中一官併以授臣緣此極高之品自本朝以來

罕曾兼拜不同中書門下侍郎可以并除臣既
與邇臣推恩特殊則是行賞不一况陛下聽斷
之始當以至公示於天下徇私首宰則必喧沸
公議而損辱新政愚臣之罪固不容誅早來以
已面剖肝馬皆非矯妄其所降恩命臣不敢並
乞追寢欲望天聰垂察許於二官之內止受一
事兼前來甚有貶麻改換體例手詔云省所上
劄了陳避司空兼侍中晉國公事具悉先帝不
以朕菲薄使主宗廟而承顧命定大冊諸臣
未有以先之也方朕推恩天下而於一二股肱
之臣蓋亦攷尋故事而甄序之卿乃過陳悃悞

至于稱三夫輔立兩朝而功不獲報豈朕所以
重賢錄德之意哉且稽祥符之制則遷官未
爲過比乳興之除則兼職猶不加厚何疑而固
辭今朕初臨大政而將使命及如汗丞相豈不
爲朝廷惜哉所辭宜不允仍令貼麻依舊封魏
國公上又賜手札云佐命元老兩朝願託於此
而不能發大其功優以典禮詔天下何公乃拜
命一口中書進呈罷上獨留公訪對久之因語
及英宗初即位服藥次第上曰是時不易處當
如何公對曰是時人情誠憂懼然內則惟於
太后前上以必不妨外則急於皇子位差置官

屬相繼陛下自親使除使相封郡王奉朝請
立於允初之上人心知有所屬內外遂安英宗
亦得安然服藥上敏容拱手曰此恩何敢忘公
惶恐謝之它日上謂公近有欲以二大國封濮
王者如何公曰不可且先帝遵守典禮不敢對
父而陛下豈可虧祖又豈以何親稱之邪此必
黨議者欲求必勝殊不顧上累陛下孝德而
托牛帝於重不幸也願深察之上欣然納焉中
丞王陶公待之素厚自小官擢至侍從陶自以
東宮之舊當丞踐二府既而除爲中丞不如所
望忿然形於言未幾遂彈宰相不押常朝班公

與次相曾公亮奏陳曰自來以前殿退班及中
書聚聽見容及商議急速公事循例不赴押班
歲月已久非始自臣等遂上章待罪降手詔不
允陶理不勝遂肆誣詆上乃除樞密直學士羣
牧使續內批指揮主陶與司馬光對換過着時
相待罪未出參知政事吳奎上章力辨言王
陶天資險薄造言翻覆真市井小人之不若臣
早來與趙旣屢陳欲王陶補外且令思過陛下
重難其事今除舊職及差遣臣等不能守義固
爭已負大罪今若又行內批指揮除翰林學士
乃是因其過惡更獲美遷不惟臣等取輕羣衆

使天下待陛下爲何如王哉以廢格制詔居家待罪又上疏極言陶本因臣與韓絳延薦裁爲御史即攻韓絳頃年選用事陛下於東宮是時先帝服藥固未知王陶之才堪任器使蓋韓琦曾公亮等進擬今以一立班久廢之禮肆行深誤是其心見利忘義惟攫搏是爲略無羞惡溪壑無以喻其深阻也至如邵亢嘗聞德音以爲翻覆今居諫長爲陶驅迫脅使疑誤陛下亦當黜旣而公又上章乞罷遂黜陶知陳州上賜公手札慰諭云卿援立先帝功在王府自朕纂承寵懷託相惟是同德豈容間言昨工陶等所

言過爲誣言至平事理朕所自明但中丞屢斥
頗動朝議欲除學士意者示之羨遷其實使去
言路不謂亦有章表遽然避位是著朕之不聰
益駭天下之聽已處分王陶以舊職出知陳州
乃君臣大方却其初以爲嫌國之休戚卿當與
朕共之言發於誠想宜深悉今遣張茂則齎朕
手札賜卿使司朝參餘意候對末而諭公乃入
謝復位陸旣黜邵亢猶欲抵公上曰若不是他
韓琦朕只是一皇親太保耳亢問此詔惶懼自
悔時亢知開封府忠彥爲府官屬亢爲忠彥道
上語如此意以益已之失也九月英宗山陵復

王公選主華縣即上章乞罷相尋詔諸處無得
受公章奏公入對面陳不已時公意已決去自
此不復入中書視事一日上又召趣公視事公
亦力請如前遂出四方一二士大夫勸退之書
以進上於曰自百唐至于五代首相之爲山陵
使者事已求罷例皆得請昨仁宗皇帝昭陵復
土而先帝尚進藥劑其時臣上體國家不敢援
此故事遂然引去今先帝已安陵域祔廟禮成
乃陛下發明新政以恢太祖太宗光烈之時固
當升進賢傑共熙聖治而臣二府一紀祿位盈
極自近朝已來凡任首相未有如臣歲月之久

者妨賢之甚夙夕不能自安此臣當去之一也
中書事無不總文字繁委而臣故疾嬰纏日難
牽強此臣當去之二也宰政不舉謗議日興事
業不著于時聞望益衰于前此臣當去之三也
前出爲山陵使者事訖而罷載籍具存今臣兩
爲山陵使心恬然不能避位則是爲輔臣而不
知典故何以勝天下之責此臣當去之四也臣
願中外公議且謂臣向上察公意確度不可留
遣內侍賜公手札曰朕以大臣進退國家所重
知卿勳力光于三朝朕之眷懷未有涯也比敕
有司不通章奏而卿數因入對懇求罷免復以

賓友之言袖書見進圖解機劇朕中夕思念足以見卿至誠豈不使卿少就安逸以永康寧哉今許卿暫臨藩服朕將虛上宰之位以待卿還果能如旨朕即有命可密奏來手示更不多及公奏謝曰宰輔之任朝有定制老臣無狀不當虛位待之願丞進良弼以光新政上卒虛此位降制曰朕此宅萬邦聿新駁命正權綱之遠御謹名哭之大方眷余宗臣特崇異數以表圖勳之重用昭報禮之隆爰揆剛辰誕揚贊策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亮節佐理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司空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

兼譯經潤六使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一萬二千
七百戶食實封四千六百戶韓琦宣昭賢業熙
亮天工光嗣三朝咸有一德村周五則之用體
備四時之和社稷是經文武維憲在成功而邦
實有大以能謙荐上奏封懇辭政柄顧倚毗
之厚詔諭數頒而精懇之堅辭誠難奪是用進
列五教增峻三階且疏茅土之崇仍遂摩符之
便當盛辰而均逸望故里以榮歸大義甚闕休
靈殊渥於戲臣行其志茲為自得之全君篤于
恩深惜老成之去無安帥節之樂猶待衮衣之
遷乃情本朝不遐謂矣可特授守司徒檢校太

師兼侍中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揚州
管内觀察處置營田等使判相州軍州事同羣
牧兼管内勸農使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
戶仍改賜推誠保德崇仁宗正協恭贊治亮節
翊戴功臣散官勲封如故仍令所司擇日備禮
冊命主者施行是日早上趨召公對於便殿上
諭曰侍中須要去今日已有恩命矣上遂泣下
公亦感激垂涕叙謝而退又詔賜第一區於京
師擢忠彥為秘閣校理仍授二子官初除公鎮
安武勝兩軍節度使公以兩鎮之命本朝以來
未嘗有此除授力辭不敢當上面諭之曰朕再

一思之體裁大段殊異侍中必不肯當惟此兩
鎮可稍示殊禮朕秤量得甚得中也切不須辭
英宗神宗皆以宮呼公後神宗對中參每語及
公亦上稱先侍中云上又以手詔賜公曰兩鎮
節度未嘗除非有所受也誠有待之也今卿歷
相三朝功烈休顯抗言引去朕慊然有不足予
心推求恩禮惟恐遇卿之薄也尚何辭哉公又
奏祖宗舊制惟宗室近屬方有茲拜臣若踰越
常制不自度而處之則是開過臣希望僭忒之
原自臣而始章累上制改淮南節度使元豐間
文潞公加兩鎮以公嘗辭不拜訖不敢當公又

以文館清職祖宗以來必給札試藝合格而後
除人必老不敢濫當此任詔學士院召試既入
等乃受時歐陽脩先罷政知亳州馳書賀公曰
進退之際從容有餘德業兩全謗議自止過周
公遠矣又聞所加恩禮力辭不拜此尤高山古
人土安石爲知制誥知江寧府亦親作啓賀公
曰伏審辭寵上幸榮歸故鄉兼兩鎮之節旌備
三公之典冊貴極富溢而無亢滿之累名遂身
退而有褒嘉之榮在於觀瞻孰不慶羨伏惟侍
中受天間氣爲世元龜誠節表於少時德業冠
於近代典司密命總攬中權毀譽幾至於萬端

險夷常持於一意故四海以公之明捨一時爲國之安危粵執洪樞遂躋元輔以人材未用爲大耻以國本不建爲深憂言衆人之所未嘗任大臣之所不敢及臻變故卒有成功英宗以哀疚荒迷慈壽以謙冲退託內揆百官之衆親當萬事之微國無危疑人以靜一周勃霍光之於漢能定策而終以致疑姚崇宋璟之於唐善致理而未嘗遭變載在舊史號爲元功曾未若獨邁廟堂再安社稷弼亮三世教寧四方岷然在諸公之先煥乎如今日之懿至若進退之當於義出處之適乎時以彼相方又爲特善此書盛

傳於世公未行會种諤擅領兵入西界取綏州
納降人嵬名山數族朝廷以爲憂公以辭免恩
數久之至此方入謝既升殿上諭曰青澗城种
諤已領夏國投來蕃部及本城屬戶直入西界
夏州以來其帥臣陸說薛向並不預知公退而
奏曰臣元不知朝廷措置本末昨日倉卒應對
固不詳悉益不審投來蕃族得其壯兵幾人种
諤所領屬戶又復若干而不令大帥知委必無
合用錢帛糧草隨行即种諤到西界內作何施
設且橫山一帶蕃部自延州東路青澗城至西
路保平軍及環慶原州一帶綿亘數百里其間

其有大族酋豪未必皆欲背諒祚而投我今种
諤乃一城寨小臣不容朝廷逐路帥臣通謀協
心營致俟其橫山衆族皆有順漢之心然更須
逐路兵將夫力錢帛糧草版築之具百事畢備
尅日齊發方爲得計今當陝西連歲旱災兼聞
沿邊弓箭手蕃部等穀食旣已不收蕎麥又爲
早霜所害比户正此疲困諤乃引數族投來人
戶深入西界欲成大事朝廷若不深謀遠慮遽
欲因其狂易邀功擅興不受節制之舉遂令逐
路應接彼界亡歿之人柰何朝廷元不曾與逐
路帥臣預謀及新經優賞之後災旱民困之時

未有大段錢帛糧草兵力戰具準備及開延興
修城寨控扼要害扞衛投漢蕃族次第又廊延
環慶秦鳳三路帥臣皆是權官轉運使例亦新
差勢力不加是將勞擾關中億萬生靈以至天
下受弊只就種謗小子一時狂易之失兼諒祚
既聞彼邊蕃族叛已大怒邊臣招納以爲曲在
朝廷復乘我素無預備必大集平夏諸兵收討
更於我之諸路更互衝突則是西邊用兵戰禦
未有已時臣大爲朝廷憂之兼蒙陛下諭臣候
到相州二兩月間就移永興臣當國家急難之
際豈敢辭避致彼朝廷必以邊事責臣緣有上

件闕備利害甚多若只以空身而往安能少濟
國家欲望陛下與兩府大臣熟圖勝策及庶出
錢帛兵力以濟之免成國家大患不可收拾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六